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新探案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立村文化编译组 译

1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新 探 案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立村文化编译组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探案 / (英) 阿瑟·柯南·道尔著；立村文化编译组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02-013485-4

I . ①新… II . ①阿… ②立… III .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9286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汤 森 王轶华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8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485-4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千古神探——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

柯南·道尔，一八五九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皮卡迪普拉斯，其父为建工部公务员。柯南·道尔十一岁时进入全英最著名的耶稣会学校斯托尼赫斯特学院就读，十七岁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一八八五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与露易丝·霍金斯小姐结婚。

柯南·道尔从小热爱文学，开业行医期间，仍不断向《康希尔》杂志投稿。他非常热爱阅读侦探小说之父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因而对侦探科学产生兴趣。他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非常崇拜一位名叫约瑟夫·贝尔的教授。贝尔教授有一个特殊的能力，他不仅能立刻诊断出一位初次见面的病人的病症，还能准确说出病人的个性、生活习惯、职业等。柯南·道尔根据贝尔教授的形象，塑造出侦探小说中一个无可取代的典型人物——福尔摩斯。在柯南·道尔第一部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中，福尔摩斯一出场，便以这种神秘而特殊的能力，令他日后的搭档华生医生瞠目结舌。

《血字的研究》完成之初，并未立即受到出版商青睐。此书经历一波三折之后才得以出版，随即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福尔摩斯从此与世人见面。一八九〇年，第二部作品《四签名》问世，同样获得热烈回响。一八九一年初，柯南·道尔毅然决定弃医从文，致

力于文学创作。尽管他发表过许多其他冒险故事和历史小说，但读者最钟爱的还是他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系列侦探小说。此系列作品共有四部长篇、五十六个短篇，后人将其辑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柯南·道尔成功塑造了福尔摩斯这个人物，他以非常准确而真实的笔触描写这位冷静、机智又勇敢的神探。在他的笔下，福尔摩斯仿佛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我们哪天走在街上也许就会与他擦身而过。他住在贝克街二二一号B，每天早上房东太太兼管家为他准备早餐，他边吃早餐边看《每日电讯报》及其他一些大众报刊。他出门时乘坐当时的大众交通工具火车或马车；喜欢散步，走遍伦敦大大小小的街道；对自己独特的本领非常骄傲。福尔摩斯虽为虚构人物，但鲜活得仿佛一直真实地存在着。

福尔摩斯在小说中是法国乡绅后裔，热爱音乐，喜欢思考，经常利用他所能取得的资料研究一切有关医学和侦探科学的问题。他善于观察，分析问题时头脑冷静，能将各种线索系统地联系起来，然后再抽丝剥茧，使案情明朗化，而他的每次的推理都能合情合理，毫不牵强。

柯南·道尔在一八九三年发表《最后一案》，让福尔摩斯坠入深渊身亡，但随即引起广大读者强烈抗议。有人写信指责柯南·道尔是“凶手”、“畜生”，两万多人取消订阅连载福尔摩斯故事的《岸边》杂志，就连作者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有人为福尔摩斯服丧哀悼。但一直到一九〇三年，柯南·道尔才借《空屋》这篇故事让福尔摩斯戏剧性地复活。

时至今日，福尔摩斯已经成为侦探的同义词，没读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没读过侦探小说的人，也知道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在正统文学史上，侦探小说或许无立足之地，但西方一些文学批评家开始给予柯南·道尔侦探小说新的评价。但无论如何，《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历经百余年仍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越来越多的人在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影响下创作侦探小说，柯南·道尔和福尔摩斯这两个名字，将继续世代相传。

新探案之序言

我担心福尔摩斯先生也会像那些广受欢迎的男高音者一样，纵然已过了他们最精华的岁月，仍一再为热情的观众举行告别演出。

该下台了吧！

他总得走上所有人都得走的那条路，无论是真实的英雄或是虚构的人物。或许有些人喜欢猜想，会有那样一个专为幻想者而设的幻境，某个奇特的、不可思议的地方，在那里，菲尔丁的花花公子仍可与理查逊的众美女调情求爱，司各特的英雄们仍可昂首阔步，狄更斯的欢乐伦敦佬仍可在那里插科打诨，萨克雷的市井凡夫照旧干些不甚体面的勾当。说不定就在这样一个万灵殿堂的偏僻角落，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暂时可以找到一席之地，将他们原先占据的舞台让给某位更精明的侦探及更没心机的拍档。

福尔摩斯的事业生涯已经够长了……虽然这么说可能有些夸张。要是有一天一些老先生们跑来对我说，他们儿童时代的读物就是福尔摩斯探案的话，或许我的反应并不是他们期待的。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年纪被这么计算着。残酷的现实就是，福尔摩斯首度问世的作品是《血字的研究》与《四签名》，那是一八八七年和一八八九年间出版的两本小书。

此后一系列短篇故事，头一篇为《波希米亚的丑闻》，

一八九一年发表在《海滨杂志》上。社会大众的反响似乎很不错，也期待有更多的作品出现，所以从那一天，也就是三十九年前开始，陆陆续续创作下来，汇集了五十六七篇的故事，合编为《冒险史》《回忆录》《归来记》以及《最后的致意》。其中近几年出版的最后这十二篇，现在汇整为《新探案》。

福尔摩斯是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开始他的冒险生涯，其间经历了短促的爱德华时代，即使在多事之秋，他仍没有中断自己的事业。因此，我们确实可以说，那些当初读过福尔摩斯的年轻人，现在也看着自己长大成人的孩子从同样的杂志阅读相同的冒险故事。这也展现了英国人的耐心与忠实。

在完成《回忆录》之后，我下定决心要让福尔摩斯退场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在文学生涯上的能量，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耗费太多。那位面色苍白、轮廓清晰、体态轻盈的风云人物，已耗去我太多的想象力了。于是我决定扼杀他了，幸好没有法医验尸，所以，在相隔甚久之后，我还能不太费力地响应读者的要求，将我当初轻率的作为一推了事。对于重操旧业，我并不后悔，因为实际上我发现写这些轻松故事并不妨碍我钻研历史、诗歌、历史小说、心理学以及戏剧等等多样的文学形式，并在这些钻研中了解到自己才能之有限。若福尔摩斯未曾来到这世上，我也未必能有更大的成就，只不过他的存在可能有点妨碍人们看到我其他较为严肃的文学作品吧！

所以，读者们，向福尔摩斯告别吧！

对于各位一直以来的忠实支持，我深表感激，也只能期望这些

作品能有助于各位暂离生活的种种苦忧，刺激出一些不同的想法，
这些也只有在小说幻境中才能找得到的。

亚瑟·柯南·道尔

目 录

千古神探——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 /1
新探案之序言 /1
显贵的委托人 /1
皮肤变白的军人 /32
王冠宝石案 /55
三角墙山庄 /76
吸血鬼 /98
三个加里德布 /118
雷神桥之谜 /137
爬行的人 /167
狮鬃毛 /191
戴面纱的房客 /213
肖斯科姆旧宅 /227
退休的颜料商 /248

显贵的委托人

“现在，这件事已经不会再造成任何伤害了！”

多年来，在我第十次请求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透露以下要讲的这段故事时，他这么告诉我。这表示，我终于取得他的同意，可以加上这段记录，来说明我这位伙伴，就某些方面而言，整个事业最巅峰的时刻。

福尔摩斯与我都酷爱土耳其浴。在充满愉悦、闲适气氛的蒸气室里，我发现他，不再那么沉默寡言，也更富人情味。

在诺森伯兰大街某栋建筑物的二楼，某个角落并排放着两张躺椅，一九〇二年九月三日，我们就躺在那两张躺椅上，这一天也正是故事的开始。

当时我问他，有没有什么特别刺激的事，他赶紧从浴巾里伸出那瘦长而灵敏的手臂，从挂在身旁外套里的皮夹，找出一个信封。

“可能是个喜欢大惊小怪，又有点自抬身价的傻瓜，但也可能是一件攸关生死的事情！”他交给我那张信纸时这么说着，“我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封信的内容！”

这封信是从卡尔顿俱乐部寄出来的，日期就在前一天晚上。

我读出以下的内容：

詹姆斯·戴默瑞爵士向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致意，并且会在明天下午四点三十分拜访。

詹姆斯阁下要咨询福尔摩斯先生的事情相当棘手而重要。因此他相信福尔摩斯先生一定会尽力安排这次会面，并且会向卡尔顿俱乐部回电确认。

“不用说，我已确认过了，华生！”当我把这封信还给福尔摩斯时，他说，“你知不知道有关戴默瑞这个人的事情？”

“只知道这个名字在社交界是家喻户晓的。”

“好的，那我可以再告诉你一些。他向来以处理那些不能登在报上的棘手事情而著名。你可能记得他在汉默福特遗嘱案时，如何与乔治·路易斯爵士打交道。他算是这世上天生的外交家。我敢肯定，这绝对不是件没意思的小案子，他一定是真的需要我们协助。”

“我们？”

“好吧！华生，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很乐意！”

“那么，请记住！时间是四点三十分。在此之前，我们先把这事摆在一旁。”

我住在安尼皇后街自己的寓所里，但在指定时间前，我就已经到贝克街了。四点半，詹姆斯爵士准时到达了。

几乎不需要再描述他的面貌，许多人都记得他那开朗率直的性格，宽阔干净的脸孔，最重要的是愉悦圆润的语调。那灰色的爱尔兰眼睛，让人感觉相当诚实，微笑的嘴唇充分表露其幽默感。他那

发亮的礼帽、深黑的燕尾礼服，确实，每个细节，从黑领带上的珍珠领带夹到光亮皮鞋上的淡紫色鞋套——印证他那众所皆知的衣着品味。

这位高大雍容的贵族随即吸引了这房里所有人的眼光。

“当然，我很高兴在此看见华生医生！”他谦恭地行了个礼，“福尔摩斯先生，华生医生的帮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这次所要对付的是一个相当习惯使用暴力行为、无所顾忌的人。应该说，全欧洲没比他更危险的人了。”

“我过去几位对手都有这样的虚名！”福尔摩斯微笑着说，“你不抽烟吗？那么，请容许我点烟吧！要是你所说的这个人比已故的莫里亚蒂教授，或仍在世的塞巴斯提安·莫兰上校（编注：详情请见《回忆录》《归来记》）还危险的话，那倒真值得会一会。敢问其大名？”

“你可听说过格鲁纳男爵？”

“你是说那个奥地利杀人犯吗？”

戴默瑞上校举起戴着羔皮手套的双手，大笑起来。

“果然一流！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福尔摩斯先生！这么说，你已认定他就是杀人犯了？”

“关心欧洲大的犯罪案件是我的业务范围。凡读过有关布拉格事件报道的人，谁还会对这人的罪行有怀疑呢！只是因为一条纯技术法律条文和见证人的离奇死亡，才使他逃脱刑责！史普卢根峡谷刚发生那件所谓的‘意外’，我就如同亲眼所见般确信是他杀害了其妻。我还知道他到英国了，预感早晚他都会替我找点事情做。那

么，格鲁纳男爵现在怎么了？该不会是这悲剧重演吧？”

“不是，这回更严重！惩罚罪行虽重要，但事先预防更是重要。福尔摩斯先生，眼看一件恐怖的事情、一个恶毒的陷阱即将在你眼前谋划进行，明知结局如何，却又完全无法阻止，真是很可怕的事。还有比这更艰难的处境吗？”

“或许没有吧！”

“那你应该会同情我的当事人！”

“我不知道你只是个中间人呀！那么委托人是谁呢？”

“福尔摩斯先生，我必须恳请你不要追问。对我而言，确认他高贵的名声不会卷入这桩案件是很重要的。他的动机绝对是高尚纯正的，但他希望匿名。当然你的酬金绝对不成问题，你也可以完全自由行动。我想，委托人的真实姓名对你来说应该无关紧要吧？”

“很抱歉！我习惯那种一端是谜团的案子，若两端都成谜，就太伤脑筋了。詹姆斯爵士，我恐怕得谢绝此案了。”

我们的客人慌了。他那大而敏感的脸庞因激动和失望而显得暗沉了。

“福尔摩斯先生，你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你让我太左右为难了。我敢说要是我将真相告诉你，你一定会为承办此案感到骄傲。可是我的诺言又不允许自己全盘托出。至少，先让我将能够说的部分告诉你好吗？”

“好吧！但有一点我必须先说清楚，就是我还没答应你什么。”

“了解。首先，你一定听说过德·梅维勒将军吧？”

“在开伯尔战役出名的梅维勒吗？是的，我听说过。”

“他有位女儿，叫维奥莱特·德·梅维勒。是位年轻、富有、才貌双全，各方面条件俱佳的女人。我们要设法从魔掌救出的正是这个女儿，这位纯真美丽的姑娘。”

“就是说，她被格鲁纳男爵控制了？”

“对女人而言，最强而有力的控制……就是爱情。你可能听说过，那家伙长得格外俊俏，其迷人的风范、温柔的声音，还有女人最难招架的浪漫气质与神秘性格。据说女人都甘心听凭他摆布，而他也充分利用这些特质。”

“但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够遇到像维奥莱特小姐这样有身份地位的淑女呢？”

“那是在一次地中海游艇旅行所发生的事。当时游客虽经筛选过，但旅费仍由游客自行负担。显然举办者不太知道这位男爵的品行，待清楚已为时过晚了。这恶棍缠着小姐，完全征服了她的心。说她爱上他还够，她对他根本就是痴迷，仿佛世界没了他，就毫无眷恋了。她根本不许任何人说他坏话。我们想尽办法治疗她的疯狂，但都没用。简单说吧！她打算下个月与他结婚。由于她已到了法定年龄，而且非他不嫁，我们实在不知道要怎么阻止她。”

“她听说过那件奥地利案件吗？”

“狡猾的恶魔已将他过去每一件众所皆知的丑闻告诉了她，而且总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她完全相信他的说法，别人的话根本听不进去。”

“天哪！你肯定已经在无意中泄漏了你那委托人的姓名了？无疑就是梅维勒将军了。”

我们的客人开始坐不住了。

“我本来可以顺着你的话瞒过你，但事实并非如此，德·梅维勒早已一蹶不振了。这位坚强的军人已被这件事打击得意气消沉。他战无不胜的斗志已经消退，而且变得虚弱、步履蹒跚，再也没有精力去和那么一位光彩有力的奥国恶棍较量了。我的委托人是这位将军熟识多年的老朋友，从将军的女儿还穿着小女孩洋装时，就像父亲般关怀着她。他不能眼看这悲剧发生而不设法阻止。对这样的事，苏格兰场又无法插手。请你承办此案，是他亲自提议的，但正如我刚才所说，他特别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把他牵扯到此案里。我也知道，福尔摩斯先生，以你的神通广大，一定能够轻易地通过我找出委托人为何人；不过这件事攸关名誉，我必须恳求你千万不要这么做，不要揭穿他的姓名。”

福尔摩斯异样地微笑着。

“我可以接受！我还想告诉你，此案我颇感兴趣，我会着手调查。该怎么与你保持联络呢？”

“可以在卡尔顿俱乐部找到我。万一有紧急情况，有个私人电话号码，‘XX·31’”。

福尔摩斯将号码记了下来，微笑着把打开的通讯录放在膝上坐着问道：

“请问男爵现在的住址是？”

“费尔依宅邸，在金斯顿附近。那是一栋大别墅。这魔鬼不知搞了什么投机的勾当，发了财，这自然使他成为更危险的对手了。”

“他目前在家居住吗？”

“是的。”

“除此以外，你能否再提供一些有关此人的讯息？”

“他有一些相当花钱的嗜好。他是个马迷。有段时间他常在赫林汉打马球，但后来他的布拉格事件传扬开来，使他不得不离开。他还收藏书籍和名画。他可能天生就爱好艺术吧！我相信，他算得上是一位公认的中国陶瓷权威，还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书。”

“复杂的心性！”福尔摩斯说，“所有厉害的犯罪者都是如此。我的老相识查理·皮斯是位小提琴演奏家，文莱特也是个不凡的艺术家。我还可以举出更多。好吧！詹姆斯爵士，请你通知你的委托人，说我会费心调查格鲁纳男爵。目前我能说的就是这些。我有一些自己的消息渠道，我敢说我们一定能够找出这件事的解决方法。”

客人走后，福尔摩斯坐在那里，久久陷入沉思中，仿佛已忘了我的存在。但最后，他还是回过神来。

“怎么样，华生，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你最好去见一下这位小姐。”

“亲爱的华生，你想想，要是她那碎了心的老父亲都说不动她，我一个陌生人有用吗？当然，如果其他法子都行不通，或许这个建议还是值得一试。不过我想，我们得从另一个角度着手。我倒觉得欣韦尔·约翰逊可能帮得上一点忙。”

在我的福尔摩斯回忆录里，我还没提过欣韦尔·约翰逊这个人，因为我很少从我朋友晚期的经历中取材。

约翰逊是在本世纪初开始变成福尔摩斯相当有用的助手。我有点遗憾地说，起初，约翰逊是个非常危险的恶棍，并且在巴克赫斯